

大别山下这个“集”

彭元正

我的老家名字叫叶集，这是一个很不起眼也没有多大名气的小地方。

前些日子，我和几个工作在京的所谓文化人，应邀来到叶集参加《韦素园传》新书发布暨叶集文化建设研讨会，这里强烈的文化自信氛围，一下子就激起了我心灵的阵阵涟漪。

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其实很美

我国鄂豫皖三省交界地段的大别山腹地，那七上八下、层层叠叠的溪流，好像情人约会似的，唱着、跳着汇聚成一条清澈无比的河流——史河。

在史河岸边的一块湿润土地上，有一个古镇，或许是早年叶氏商人经商且生意红火、商铺林立、人丁兴旺的缘故吧，这个古镇就叫做叶家集，也就是历史的今天叶集的原来了。这大概也是地域文化吧，在叶集附近还有很多这“集”那“集”的，如周集、孟集、徐集、刘集什么的“集”，而这些“集”一旦成了历史和文化的符号，似乎也就成了永恒。

叶集过去属于安徽省的霍邱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霍邱县分离，成为六安市下辖的县级改革发展实验区。2015年10月，它正式成为安徽省六安市辖区叶集区。

要说叶集这个“区”，应该是全国很小之一的“小区”了。其占地面积只有568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28万，当地老百姓说是“巴掌大的小地方”，说的那个实话。但别看它小，这里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身处豫皖界，东望长三角，西接中原地，南枕大别山，北连淮河水，素有“大别山门户”和“安徽西大门”之美誉。

可就是这块“巴掌大的小地方”，却被紧挨着的一个一个的美丽绝景所紧紧簇拥和环抱。在叶集的南侧一点点就是“红军故乡、将军摇篮”之誉的六安金寨，这里的景色是“峰峦叠青翠，林深山溪潺，树高虫鸟叫，花香百里红”；这叶集身边酣睡的梅山水库和响洪甸水库，像似镶嵌在青山翠谷里的两颗璀璨明珠，闪亮而楚楚动人，每到春天和秋季，水库周围那绵延的杜鹃花和山茶树、橡栗树，红火的像似红红的飘带，绿翠的像似绿绿的地毯，黄橙的像似黄黄的金谷，是幻想不出来的美景胜地。记得我12岁那年和几个同学是“夜里走路、天亮到库”，那是我豆蔻年华第一次爬上梅山水库的库顶，那个印记的底片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在叶集的回抱里，给予我的美感也好像与众不同——

“丘陵”看上去要去比较一般意义的丘陵要多些灵气，主要是那些野花草木不大不小、不高不低地扎根在一片连一片的漫丘遍陵上，其野性的韵味构成的起伏风姿煞是独特。

“平地”瞅上去也很生动，生动的是

它的湿润，一锹挖下去就是一汪清澈的泉水，接受滋润的万物一年四季似乎都在“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里变幻。尤其是那遍地的梨青、桃红、杏黄，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金灿灿的油菜花，招惹采花蜜蜂的吟声在这个城区的上空幸福地游唱。

“水系”发达的“迈步就是河，举目就是水”。你到了这里，保你随时都能看到史河岸边那水灵透明的三三两两的村姑镇女在那洗衣和逗趣，那撩水玩水嬉水的歌声，没法让你不陶醉。那个女人发卡式的未名湖，只要你走近它的身边，足以使你一步三回头，左看右瞅，就是看不够、瞅不休。这湖很大，转一大圈需要两小时；这湖很清，清澈的连小鱼在水草里玩耍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湖很闹，抬眼就是成群结队的飞禽在湖水岸边叽叽喳喳地乱叫。记得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特意让小妹夫一早陪我在这个湖里转了两圈，然而还觉得不过瘾，自己又呆呆傻傻地在湖边石头上坐了午饭时间都过了方才带着“不情愿”回家。

这里那道绿，这里那片红，这里那处黄，这里那个翠，不就是叶集人自己拍摄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版电影吗？

叶集，我可爱的故乡，我魂牵梦绕的这片热土是那样的清纯与芳香。

这个“土的掉渣”的地方，其实很有文化

谁说叶集“土的掉渣”？

要我说叶集不土，当然也就不存在“掉渣”，叶集很有文化，且叶集的文化底蕴深着呢！这里在明清时期是商业重镇，说明它有商业文化；这里在抗战时期是国民党将领的指挥场地，说明它有抗战文化；这里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支前援军的地方，说明它有红色文化。诚然值得讴歌的，无疑是它的未名文化。

这是一曲属于叶集人引以自豪的历史红谣——受当年五四运动的感召，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半叶，中国大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许多且大多由进步青年创办的新文学社团，其中就有在鲁迅领导下成立的未名社。未名社成员有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等6人。而在这6人当中，除了鲁迅与曹靖华两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是叶集这个小地方土生土长的文化人，后来家乡人把未名社的四个叶集人称为“未名四杰”。

这个当年被鲁迅称之为“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的未名社，虽然它的生命只有短暂的六、七年时间，但文化影响却不能小觑。未名社出版有两套丛书，一套是专收翻译的“未名丛书”，其中有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韦素园译《外套》《黄花集》等；另一套是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其中有鲁迅的《朝花夕拾》，韦丛芜的

《君山》《冰块》，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李霁野的《影》等。完全可以这样说，那个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的未名社，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影响，是有贡献的。在这“未名四杰”中，当属1902年出生在叶家集北大街忠义堂旁的一个小商人之家韦素园为首。未名社最初的地址，是在北京大学一院对过沙滩新开路5号韦素园居住的一间陋室，鲁迅称之为“破寨”，而韦素园却是“守寨”的人，主持这个“寨子”里的日常事务。

1929年初冬，韦素园拖着病体在这个“寨子”里写下了《痼六篇》，包括了六个抒情短章：《影的辞行》《“窄狭”》《端午节的邀请》《小猫的拜访》《蜘蛛的网》《焚化》，含而有漏地表现了作者“反抗绝望”的心态和苦闷。“……概括地说，我看出来是这样：怀疑，是对旧时代的破毁；坚信，却是对新时代的创造。不能彻底的怀疑，旧时代不能有彻底的动摇；但是不能彻底的坚信，新时代却也不能有彻底的建造。现在我们站在新旧时代的交口上了，我们是仍旧怀疑，还是走上新的坚信的路呢？应该判决的时候到了。”真是弃旧扬新的时代弄潮儿！

难怪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这样评价：“是的，但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鲁迅的“高抬”至今还留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韦素园的墓碑上镌刻着鲁迅的碑文：“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韦素园“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何况在叶集呢？

当然，叶集除了有这“未名四杰”外，还有蒋光慈、张目寒、赵赤坪等文化大家和革命大家。

“明者永悼”，无论时光流到什么时候，叶集人都会把韦素园和“未名四杰”以及蒋光慈等文化名人，当作叶集的历史和文化丰碑而引以自豪！

或许正是有了这个属于叶集人的“未名四杰”，使叶集人就喜沾上了文化的名气，“张口就是诗，出言就是句，家家有文人，户户ABC”的文化氛围，把叶集装点的很有文化。读名牌大学的比比皆是，在京城和外地“做官”做生意的大有人在，并出现了像军旅作家徐霞祥、百姓文友诗人史红雨、小说作家谢德新、现代文学教授黄开发、乡土散文作家黄圣凤等一群带有未名泥土芳香的文学大家，他们的大作《历史的天空》、《六安民间文学丛书》、《有个农民叫秦二世》、《周作人的精神肖像》、《韦素园传》等，无疑就是“未名文化”的诠释和发展。

眼下的叶集，正在并将持续打造“未

名文化”。未名湖、未名广场、未名路，未名湖畔小区、未名讲堂、未名娱乐会所、未名青年志愿服务队、未名演艺传媒、《未名文艺》等等，已经成了当今叶集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

总之，叶集这个无名之地似乎正在变得有名。

这个“老少边穷”的地方，其实已经换了新装

过去听老家老人说叶集是“老少边穷”，这话当时不懂，现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这里的“老”是指革命老区，叶集也算是；这里的“少”指少数民族，叶集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人居多；这里的“边”指边远地区，叶集的确是处在安徽的最边边角上；“穷”就不用说了，叶集当年那真是“穷的叮当响”。

我非常赞成这句话，叫“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叶集”。是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催生了这块土地走向了富裕和繁荣的天堂，中国故事里无疑也有叶集的故事。

叶集这颗镶嵌在大别山下、史河岸边的明珠，如今正在焕发出旺盛的发展活力。

叶集人好像很懂得了解自己、壮大自己的发展路径。他们正在按照“抓叶集、促崛起、聚特色、塑产城”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加快创建皖豫边界中部崛起示范区和省际毗邻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合作示范区。力争以最积极的进度链入合肥都市圈，主动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大力引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使之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家云集之地、商品集散之都”。

眼下的叶集，正在努力实干！他们紧抓“特色”不放松，建立“2+N”产业链专班推进机制，实施“积树成林”工程，大力利用“中国板材之乡、华东四大木材集散地、安徽林产业十强县”的林木经济优势，“以点带面”地带动其它经济如叶集黄栗、叶集羊肉、叶集稻虾综养等特色产业快速优质发展。

眼下的叶集，正在努力巧干！他们看准了“拥河发展”的巧妙所在，与河南固始县共建“一河两岸一座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实施“妈妈式”服务，持续筑牢绿色低碳发展底色，全力打造“文化兴叶集强”的叶集升级版。

这些一个个、一处处、一片片的“眼下”，就是告诉你现在和未来的叶集，正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月异的好风光，风景这边也好！不信你走着瞧，到时候一定会让你翘起大拇指给予大大的点赞。

叶集呀，我可爱的故乡！这汪水，这片山，这处林，这些人，这里的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带有古典的历史文化韵味，这里一切的一切似乎也都带有新时代美好梦想的发展符号。



水爷，人送外号“想当初”。

水爷逢人便张开仅剩几颗牙齿的瘪嘴巴，叹一声“想当初啊”，熟悉的人都知道，他要讲故事了。

水爷讲的故事，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儿。

想当初，淮水泛滥，水爷家的茅庵被洪流吞没，老水爷眼疾手快，抓起还是小水的水爷，扒着独轮车漂出水窝，一路乞讨来到这岗村。谁料想远离了水害又遭遇了旱灾，田地干得冒青烟，他爷儿俩只得靠帮人家打零工过活。

揪心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春雷一声响，共产党给人民打下江山。已是大水的水爷快活得像只百灵鸟，腰系彩带，扭圆屁股，推着装饰成花篮的独轮车，在游行队伍中撒欢儿，可着嗓门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浑身的热血燃烧起来，噌噌腾起火苗。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号召兴修水利，老水爷和大水自告奋勇上前线，于是，工地上便活跃着一对独轮车老少，年老的掌车把，年少的拉车绳，两个人的屁股扭成了风车轮。让大水引以为傲的是，他还和专区的郝专员、县里的赵书记打过擂台，结果他赢了，郝专员、赵书记硬是把自己的白毛巾奖给了他。还有特别开心的，水渠开通那天，大水随水头一路狂奔，突然被人用水淋淋的双臂拦腰抱住，转脸一看，原来是赵书记，身边还有郝专员，反正他们的身份早已是工地上建设者了，大水便放肆地搂住他俩的脖子，旁若无人地跳起了“水上芭蕾”……

起初，水爷讲的故事很让后生们震撼，十里八乡的会专门寻来，央求水爷讲上一段。不知从何时起，听众就渐渐少起来，甚至水爷一开口，便有人截住话头：“想当初，老黄历，早过时了！”水爷干瘪的嘴动了动，便闷闷地猛吸自个的旱烟。

也许是“想当初”的那些故事在水爷的心里憋得太久，也许是水爷的年纪越来越大，他见到人只叹一声“想当初啊”，就不再有后话了，尤其是见到某些装腔作势的摆谱人，他更是连“想当初”这几个字也不吐，只是默默地摇头叹息。

日子就这样像当初开挖的水渠里的水，悄悄流过了冬，流绿了春。

有一天，水爷立在村头遥望远方想心事，一辆面包车嘎地停在他身边。车上下来几个人，领头的中年人很和气地走近他，道一声：“水爷，您老人家好！”一旁的人上前介绍说，这是县委郑书记，是专程来听“想当初”故事的。

水爷撩起衣襟擦了擦昏花的眼睛，“想当初啊”，可瘪嘴巴张开了老半天，脑子里却一片空白，那些故事竟像土遁一样消失了。想啊想啊，他一拍脑门，孩子似的“嘿嘿”笑起来，笑得眼前这几个人莫名其妙。

嘿，嘿，那个赵书记啊，老赵，真把俺笑岔气了！

炸开岭岭那天，俺的两条腿上紧了发条，低着头，铆劲蹬，推着独轮车就像在工地大舞台上表演，哪还顾得身边的人呢！只听“扑通——”一声，俺就知道不好了。

抬头一看，哎呀，迎面的独轮车被俺撞翻了！

那会儿，为了加固溢流坝，正在搞灌桩施工，挖有一个大池子，满满的都是像稀饭糊糊一样的黄泥浆，那推车的人身子一歪，仰脸栽倒在泥池里，满身、满脸都是泥浆，连鼻子、眼睛都给糊住了，活像一个泥菩萨。

俺赶紧丢下车把去拽，等拽上来一看那个泥人样儿，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笑到一半突然噤住了。你猜怎么着？我的妈呀，这不是赵书记吗！真的是老赵啊！

这咋整呀，俺真的不知咋办才好，尴尬尴尬地杵在那儿。没想到老赵那个泥人呢，像啥事都没发生一样，反倒接着俺的笑又“哈哈”起来。

俺要给赵书记赔个礼道个歉，而他呢，扶起车把子一溜烟跑远了。

望着他泥菩萨样的背影，大伙儿都哈哈大笑起来，俺想憋也憋不住啊，笑得边推车边揉肚子。

嘿，嘿，你们瞧，这就是给咱老百姓打下江山的干部啊！水爷的话戛然而止。郑书记和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沉默了。

好一会儿，郑书记一把握住水爷的手，神情凝重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又转身面向跟随的人，“水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命。以后，我们真要多请水爷给我们讲讲故事！”

水爷咧开几乎没了牙的嘴，脑海里又闪过“想当初”那些影子。

诗

歌

短诗三首

六一
张绍国

在六一节，我看到
孩子们的快乐无以言表
他们没有生活的牵绊
没有荣誉的烦恼
快乐发自心底
单纯、自然和真诚

孩子们像带露的花朵
鲜艳、芳香和圣洁
湮灭人间的阴霾与颓废
孩子们更像蜜蜂
一心在花海里遨游
带来醉人的琼浆

与孩子们在一起
我们学到了快乐的秘密
像花朵一样开放
只为美丽打开自己
像蜜蜂一样飞翔
只用甜蜜愉悦人间

望春谷
郑文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黑暗中摸索，苦难中呐喊，
光明在哪里？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十月革命的光芒，

在这里这一点，
浴血奋战，为国捐躯，
人民站起来了，
流浪从此过去。

这是一片改革的土地，
一切为了人民，
脱贫走向富裕，
蜿蜒而平整的道路，
敞亮的楼房，灿烂的笑容，
诉说着春天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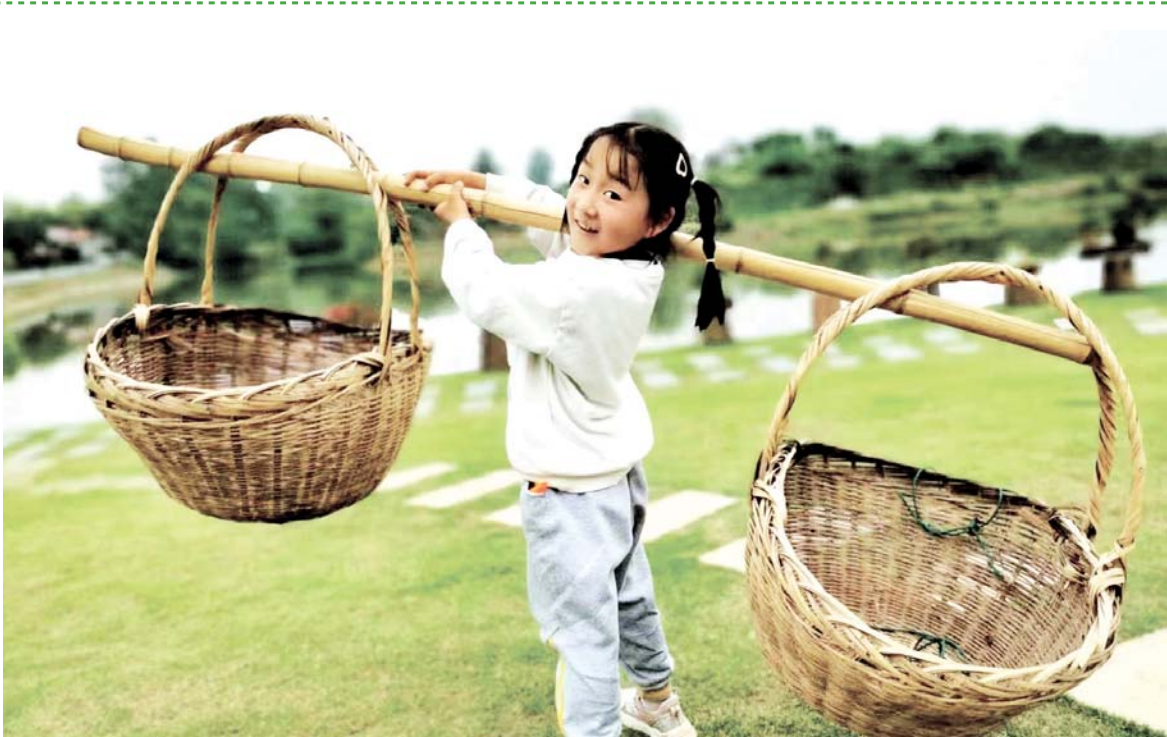
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
三月的望春谷，
远处山峦那一簇簇的白，
梦似云霄，缕缕清香犹如炊烟，
那是玉兰绽放把春唤醒。

雁阵
欧吉忠

用一字长蛇阵
把南方与北方连接
最后一只
摇摇摆摆地没有放弃

把目标锁定
在一千公里一个村庄
风云再起
队伍变成了人字阵

左边看是九只
右边看也是九只
温暖的树林
一个没有少



文图/刘学艳

夏至已至
青草芳香

下班回家，我那刚上小学的儿子正无精打采地趴在他的书桌桌上。看到他的样子，我有点紧张，放下手上的背包马上问：“儿子，是不是生病了？”儿子看都不看我一眼，把头摇了摇。

“今天被老师批评了？”儿子这才抬起头来，满脸不开心地回答：“没有。”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儿子直起了身子，把折叠起来的一张纸打开。“六一儿童节快来了，老师让我们在纸上画出自己的六一心愿，并让爸爸妈妈帮着去实现它，可我不知道该画什么。”儿子显得颇为苦恼。“你想画什么心愿就画什么吧，爸爸一定帮你实现它。”

儿子有点不相信：“您说的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拉勾嘛！”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儿子高兴地伸出手，小手指与我相互

六一心愿

甘武进

勾着，大拇指相对，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看着儿子开心的笑脸，我想无非是给他买个更大的变形金刚或玩具汽车而已。孩子毕竟是孩子，在大人眼里算不了什么事。

我去厨房跟妻子打了个招呼，儿子叫我了：“爸爸，我已经画好了。”我走过去，看到那张纸上画有游乐园、小汽车，还歪歪扭扭地画了两个小人儿。“开车去游乐园？还是买个小汽车？”我琢磨着儿子的意图。“不是的，去年妈妈就给我买了！”儿子气呼呼地说。“那么，是不是再买个更大的小汽车？”我试探着又问。“我已经有两个啦！”儿子急得都有点想哭了：“我要爸爸妈妈陪我一起过六一！”

我恍然大悟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妻平日没有时间陪孩子，多数时间是爷爷奶奶陪着。如果儿子想要什么玩具之类的物品，我大都会满足他，并以为物质可以满足孩子的欲望。然而，我此时才明白，孩子的情感是细腻的，他需要的未必是漂亮的服饰、昂贵的玩具，他更需要的是无法替代的父母的关爱与陪伴。

晚上，我和妻子说起了此事，说着说着，相对无言，心中都充满了愧疚。看着旁边已进入梦乡的儿子，我们约定，不但要帮儿子实现他的六一心愿，而且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尽量多花点时间陪伴他，关爱他，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让他的童年生活因为父母的温暖相伴而过得幸福快乐、健康美好。

